

烽火公寓

陳盈慈，魏辰安，李育涵，張語茹，陳映杉，陳穎儒

這部片看似聚焦於敘利亞的戰爭，但它實際上涉及了人性與家庭，在戰爭下人們的抉擇、掙扎與犧牲，在電影裡都做了深刻精湛的描繪，由此角度切入戰爭，讓平時生活安全、物質充裕的我們，更有身歷其境之感。烽火公寓以女性的視角詮釋，並將鏡頭畫面全部框在公寓內，有別於傳統的戰爭片，更使人在觀影的過程中加倍地期待敘事的展開。

導演飛利浦·梵樂福以往於電影中往往擔任攝影一職，此次以導演的身份詮釋烽火公寓，可看出對攝影技巧的純熟掌握，不論是在對封閉空間利用流暢的鏡頭跟隨主角在各個房間著急穿梭，室外塵土飄揚的黃光對比著室內精神緊繃的冷色調，和一幕幕的特寫鏡頭，都讓人印象深刻。此外，它推翻了戰爭電影的敘事手法，將地點返轉鎖於室內，家庭內面對戰爭來臨時的人性考驗，緊張程度不亞於室外的槍林彈雨。

從劇情而言，這部片的劇本安排十分縝密，在一間房子中、一天的時間內藉著房內交錯的走道，以及門上的兩條大木栓將屋裡的所有角色串在一塊。最年長的老祖父，看似置身事外，電影的開始和結束卻都是由他往窗外窺探的特寫呈現。他的靜默貫穿了戰爭的吵雜混沌，透過老人滄桑的雙眼，我們看見了對戰爭的無奈和對命運的無可掌握。和老祖父相反，小男孩對於外面複雜世界的懵懂使他仍能用笑容給大人們一絲溫暖與安慰。但這樣使人憐愛的無知同時也最讓人心疼，男孩畢竟還有廣大未竟的未來，面對觸手可及的死亡更顯無辜，這，卻是戰地隨處可見的日常景像。

十分明顯地，女性是此電影的核心，這也是這部戰爭電影更所獨特的設定。在主要的兩個事件——少婦的丈夫遭狙擊、民兵進入公寓——氣氛中瀰漫著的不只是強烈的面對外在威脅的恐懼，更是表現外籍看護、女主人、少婦三個女人之間因為在那公寓內的地位、立場上所拉扯掙扎之下的決定和衝突。

外籍看護和女主人間既有上下的階級關係——基於女主人的反對，看護不能說出她所目擊的狙擊事件在其中糾結又不敢違逆——但她們又如同至親一樣的擁抱、哭泣、然後互相堅強起來與外在威脅周旋，要保護「家人」們老小的安全。少婦則對女主人有一種感激的心理，但女主人以自認為更能保護她的決定暗暗隱瞞了其丈夫的遇害，首先使少婦有隱約被這個家庭排除而無所依靠的無力感，而後她獨自承受民兵對她身體的侵犯，以求保全她初生的嬰孩，另一方面甚至可說是出於對這個家庭的一種反饋。在此同時，其他在廚房躲避的人們內心承受著的是內心的譴責和自我的厭惡，我們

也許想反對這樣的殘忍，卻也體認到這也許是唯一的活路。從上述表現而言，這部女性電影描繪的除了我們刻板印象中戰火下的母性溫柔，更加彰顯的是她們內在的強壯和智慧。

最年長的老祖父看似置身事外電影的開始和結束卻都是由他往窗外窺探的特寫呈現。他的靜默貫穿了戰爭的吵雜混透過老人滄桑的雙眼我們看見了對戰爭的無奈和對命運的無可掌握。敘利亞內戰其牽涉程度、範圍、層面的複雜，讓一般人對這場此時仍在進行的戰爭總一知半解，第一手資料來源取得的困難和危險，也讓我們總是片面地的接收歐美主流媒體的報導，或是看光鮮亮麗的攝影棚裡專家理性的分析一切的結盟、軍備、利益交換。而這部電影特殊的切入，跳過了這一切外在複雜的權力牽涉，直接用真實正遭受戰亂的家庭故事嘗試從內而外撞擊我們一直以來被建立的麻木感，用最接近「直接」的方式讓我們不能忽視這些遠方正在發生的殘破和痛苦。

這樣的詮釋帶給我們全新的視野——電影既非媒體，目的不僅僅在於如實傳遞事件；此片也並非紀錄片，對於真實性我們不能瞭解。但我們看了電影，被電影影響了看世界的方式；我們看了這部電影，而在現實和虛構、螢幕內和生活中，反覆的想起這些所有生命的流轉、意識型態的對立、和那些現在仍發生的種種我們難以對抗的殘酷。然後有些時候，在小島的城市邊緣，那種小小的安穩的暖黃色公寓裡，電視新聞當做背景音播放著，又再想起了電影中那樣風沙滾滾的乾燥地方、遙遠的人們，他們槍聲播放而臉頰潮濕的一天。

